

# 王千源：误入演艺圈的“裁缝”

## “裁缝”阴差阳错进中戏

1972年出生于沈阳演艺世家的王千源说：“演员是我最不敢想的梦想，我一开始没想干这行。”高中时王千源因为文化成绩不理想，父母送他去读了职高学服装裁剪。后来王千源学会了制作服装，为了能够有更好的发展，他决定去考大学专修服装设计，但是由于美术功底薄弱，1992年20岁的王千源两次从美院落榜，却在母亲的多报多考的建议下，机缘巧合被中戏的表演班录取，于是王千源放弃了“裁缝”之路，开启了银幕之旅。

表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，学习了四年表演的王千源在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儿童艺术剧院，演了整整四年的太阳、大树、石头、风。当时他拿着300元的月薪，住在月租450元还漏雨的屋子里，为了赚些外快补贴家用还和同学开过餐厅。

看似耽误人生的一段经历，在王千源这里是宝贵的，这一段表演风、石头、太阳的经历，让他学会了如何把人的感受赋予在这些没有生命的事物上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因此尊重每一个角色。1993年，王千源接到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《赢家》，他饰演一位胳膊有残疾的运动员，是男四号。为做到真实，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练习用牙齿和右手系鞋带，不幸的是，偏偏这段表演的胶片在洗印的时候洗坏了。剧组为此专门在北影厂里面搭了布景，让他重新演了一遍，这让他更加坚信，付出总是有回报的。

之后他演了十余年的配角，《荆轲刺秦王》里的赵使、《金锁记》中阴险的陆荐云，这些一瞥而过的小角色，他用心体验并精雕细琢。就这样一路埋头前进，直到《钢的琴》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奖，王千源才受到真正的关注。《钢的琴》里他演一位下岗工人陈桂林，为了让自己活在角色里，他每天都穿着陈桂林的衣服生活，一天的戏拍完了，他就再穿着那身衣服回到宾馆，甚至为了适应角色，他头也不怎么洗。

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，王千源从颁奖嘉宾翁倩玉手中接过最佳男演员奖杯时说：“就像我女儿最爱吃的棒棒糖一样，这个奖项对我来说就是个成年人的棒棒糖……”



**备受瞩目的现实主义题材剧《大考》近日播出，由陈宝国、王千源共同演绎。《大考》聚焦疫情下的高考，以“一城、两校和几户典型家庭”为切口，生动再现了2020年疫情下的高考纪实及普通人的生活轨道变迁。**

**作为行业内公认的“金牌男配”，王千源饰演的众多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“王千源”这3个字，差不多就是作品品质的代表。没有凭着一部戏红遍大江南北的运气，却让他学会用另一种方式和命运博弈。今年五十岁的王千源比十年前的状态还要好。他的戏路更宽，观众对他的认可度更高，在演员这项事业上，他也更有主动权和选择机会。**

文/文刀

## 反派要都一样，总演就没意思了

虽然《钢的琴》在圈内收获了一众好评，但在现实中，王千源并没有收到与口碑相匹配的资源。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，他的电影履历为空白，只拍了几部电视剧。“可能那时大家觉得还是要有点儿票房，虽然得奖了，但知名度还不是很大，基本没人来找我演商业片”。

《解救吾先生》是王千源在《钢的琴》之后，戏份最重的一部作品。片中他饰演冷血的绑匪华子，为了找到人物的感觉，王千源看了《法制进行时》等大量案件视频，读了很多像《犯罪反社会》《犯罪的构成》等犯罪心理学方面的书，还走访了当年关押华子的监狱，采访了侦破此案的警察以及被绑人吴若甫。

为了展现劫匪的精瘦感，有一场戏他提前三天没有喝水，最多喝口水漱一下口再吐出去，让口腔里有一点水就可以，拍摄前十个小时还去蒸了桑拿。跟他演对手戏的刘德华评价，“王千源演得叫我无话可说。”

凭借华子一角，王千源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。按常理来说，一个反派形象塑造得如此成功，之后会有更多类似角色找上门来，但王千源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，只演过一个反派角色——《破·局》中的陈昌民。其实，《解救吾先生》之后，有很多类似华子的角色找过他，但王千源基本都拒绝了，他想多尝试一下别的类型。“如果都像华子那样就没什么意思了，其实反派有很多种，哪怕是别的类型都可以。”

这些年，王千源一直在尝试不同角色。他在《八佰》里演羊拐，逃兵、老兵油子，《“大”人物》里演焦头烂额的中年警察孙大圣……依旧串组演着男二、男三的配角戏。“一开始你要是都演一种类型，突然间叫你演别的，可能你心里还会打鼓，但之前如果都演过，有很多积累，就有了自信。”

如今，进入知天命的王千源早就不对抗了，“我的命就是这样的，不是一炮而红。”对于表演，他依然保持着好奇与敬畏之心，不是天才，也没有满腔的理想情怀，不会每天把艺术挂在嘴边，他说：“我能做的，只是勤恳、耐心地工作着。”

/ 旁观娱乐 /

## 不是所有的综艺都只要明星光环的

文/苏阳

前段看完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五季时，就很想吐槽：领笑员的人选，实在是太差了。

这一季的领笑员除了李诞和大张伟，还请了那英和周迅。

虽然都是走现实主义路线，但我们的脱口秀和西方的脱口秀不同，西方脱口秀的最大卖点是“性和政治”，而我们的脱口秀更像是在边缘“徘徊犯贱”，顽强又怂，做领笑员的就该是有文化底蕴、能接地气、机智敏锐理解力超强的人。

看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五季，尤其是看完突围赛，我真是懵圈了。

以为那英和周迅是发热慢，其实她们根本就没插文化的电；以为她们是待磨合，其实她们穿着自我阶层的铁布衫拒绝磨合；以为她们有大局观，其实她们内心只有她们职业生涯的那套价值观。

她们一不敢拍敏感犀利的段子，二听不懂有点文化知识的梗，三不明白接地气劳动人民的笑点。——

这不彻底完蛋吗？决定选手去留的领笑员对这三点置若罔闻呆若木鸡，而这三点正是脱口秀的精髓与血肉，剩下的无非是些哈哈吱窝的傻笑了。

举个例子：孟川说他孩子要上学，但不是上海户口怎么办？他稳扎稳打两步走，一个是奉劝监督自己的父亲考研，这样他就可以二代落户；二是买学区房，买不起正规学区房，看看凶宅也是一种选择。

教育与落户、买房与供房、考研与考公，这个段子融合了中产的汲汲营营以及社会对某些资源畸形的追求……领笑员是听不懂还是假装听不懂？于是他没有晋级。

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，篇幅有限不展开了。她们坐在上方，居高临下地睥睨俯视，那英拍灯除了说“特别逗，好玩儿”以及抢拍大张伟的灯，我记得的只有赞叹“58岁大妈要找其他老头”。

周迅呢，只有满脸慈祥的或出神或走神的微笑，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

记得之前杨天真和罗永浩来做领笑员，他们与节目完全融入，插科打诨丝滑流畅，当时只道是寻常，不料全靠同行来衬托——能如此严丝合缝，不仅因为他们知识结构与情商智商都在线，也因为她们懂脱口秀。

这次出任领笑员，也让周迅的口碑受到了从业以来的最大冲击，一贯傻大姐的那英落差倒不算大。而在《脱口秀大会》之前，周迅给人的印象，都是那么灵动，那么舒展，无论在影视剧里，还是在有限的综艺演里。

粉丝都怪她接了这档子八字不合的节目；但我相信周迅参加节目的初心，是真诚而充满自信的，以往上综艺，都是圈粉固粉，这不就是笑着把钱挣了吗？

但问题就出在，不是所有的综艺都只要明星光环的。脱口秀就是一个有讲无类，捕捉现实的特殊娱乐行业，脱离生活的那份光环，只会遮住明星自己的眼，瞎了观众的眼。